

王淦昌伯伯的正直人品

王淦昌先生是一位科学成就斐然的德高望重的著名科学家。他不仅在粒子物理、核物理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发现和贡献,而且在我国独立自主发展核武器方面也立下了永彪史册的功勋。

王伯伯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。抗战期间,浙江大学西迁到贵州省的湄潭和遵义,我就出生在湄潭。后来我们两家从湄潭回到杭州,再从杭州搬到北京,在中关村我们又是上下楼的近邻,两家有几十年的交情。爸爸比王伯伯年长,王伯伯总是谦虚地称家父为蔡老师。王伯母吴月琴勤恳、朴实,心地善良,她出自常熟乡下,比王伯伯大三岁。王伯伯 14 岁时,由外婆包办他们的婚姻。他们育有五个儿女,二男、三女。二女儿王韞明和我大姐蔡琬平都是浙大生物系毕业,后又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,她们是很要好的朋友。他的小女儿王遵明和小儿子王德基和我们很熟。尤其是 1956 年王伯伯去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,王伯母吴月琴经常来我家。我妈妈经常帮她,包括她第一次出国去苏联照顾王伯伯的行前衣着准备等。她文化水平不高,平时穿着又很普通,以致后来我爱人第一次见她来我家时,还误以为她是保姆。从婚姻和待友的态度就可看出王伯伯的人品。

这里我要讲的是王伯伯的两个故旧,一个是好友束星北,另一个是学生许良英。这两人都是浙大出来的,我父亲都和他们熟悉,我也都见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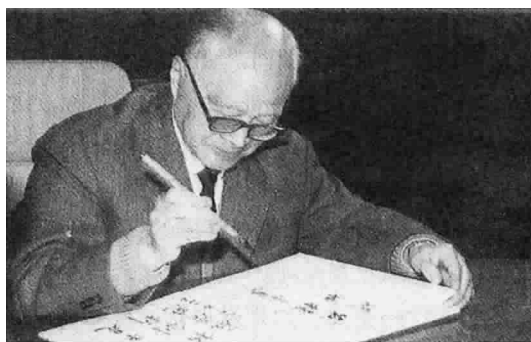
我记得在五六十年代,束星北有时会来北京找王伯伯。有一次,他又在 15 楼下向上喊王伯伯。我爸爸说,他被打成右派,家中生活困难,可能又是来要钱的。我看他身体魁梧,不修边幅。听父辈们说,他极有天赋和才华,据他自己说曾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。束星北是王伯伯的好友,王伯伯从 1936 年至 1950 年长期与束星北在浙大物理系共事,彼此了解甚深。在那个年代,王伯伯敢于帮落难的旧友束星北,渡过生活难关,其人品的高尚真是难能可贵的。

几年前我偶尔在网上读了刘海军的《束星北档案——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》一书。作者用文学体裁,写出了束星北悲壮的一生,从而让我了解到束星北 1952 年调往山东大学后,在 1953 年就被定为“历史反革命”,



○ 王淦昌、吴月琴夫妇

1957年又被打成极右分子的惨痛经历。1972年李政道第一次访华，要见他在涪潭时的物理学启蒙老师未果，但是向周恩来推荐了束星北，于是才摘掉了“极右分子”和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两项帽子。束星北是在68岁时才获平反，在1978年重操物理研究旧业，开始搞海洋动力学，不幸于1983年因病去世。其所写的海洋动力学论文，于1985年发表。王淦昌对此感慨地说：“他的理论基础非常之好，搞什么都能得心应手、游刃有余，很快能抓住问题的实质，潜入其奥秘，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。”在深切怀念好友束星北先生的文章里，王伯伯说：“我很敬佩他的物理基础的坚实，思维的敏捷，对问题的看法很有独到之处。因此我常请教他，得益匪浅。”“束星北是一位十分严谨的科学家，《狭义相对论》就是他教授这门课程几十年心得的结晶。书中有些内容属于他自己的独创，是一般同名的教科书所见不到的。”



○ 1991年，王淦昌先生在访问浙江大学时题词

我要说的另一位是深受王伯伯赏识的他的学生许良英。我爸爸告诉我，许良英解放前是浙大地下党员、支部书记，解放后调到中科院，负责科学期刊审定。1958年他被定为右派，并被开除党籍，发送回浙江原籍，靠挣工分养活自己和老母亲。后来王伯伯获悉他在农村生活苦难，曾用“王京”的

名字多次从四川给他寄钱。身处极机密的核武器研究领导岗位的王伯伯，要冒多大的风险，才能帮助这两位被定为“阶级敌人”的老友呀！



○ 1959年中关村14楼前，王淦昌与赵九章部分家庭成员合影
(左起：王遵明、赵九章、陆颖(陆学善女儿)、赵燕曾、王淦昌)

王淦昌先生是一名正直的科学家，也是我尊敬的长辈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83年我父亲的追悼会上。随后我远赴海外，一直想回国时再去看望他们夫妇。十分遗憾，当我2003年第一次回国时，王伯伯和王伯母已经离我而去了。

我少年时代的玩伴

回忆了两位长辈之后心情有些沉重，转而回顾些轻松的事，说说我少年时代的几个玩伴吧！

■ 志趣相同的晓东

晓东小我一岁，但他上学早了一年，所以我们同年级。当时我们都住10号楼，很快从相识到相知，天天在一起玩。我们有一共同的爱好——集邮，想收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邮票。每当找到一个新国家的邮票，我们就在